



克里昂加选集

克里昂加选集

洪有紓 桂裕芳等譯



I. Creanga
OPERE ALESE

据法文译本 Ion Creanga: Oeuvres Choisies (Editions
«Le Livre», Bucharest, 1955) 转译; 插图据法文译本复制,
系 A. Demian 所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702 字数 214,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frac{13}{16}$ 插页 9

1958年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定价 (6) 1.20元

序 言

讀者們即使是初次翻开伊昂·克里昂加的“童年的回忆”和“童話、故事”，也会馬上感到写得亲切有味。不論他們的童年是在什么地方度过，在他們自己所經歷的曲折的人生道路上，誰能認不出他所熟悉的象瑪丽奧拉那样的孀娘，象华西里那样的父亲，或者还認得出“童年的回忆”的主人公，在胡姆莱斯蒂小村子里长大的那个小把戏所談的那些又貪婪又暴躁的舅舅們。

在讀克里昂加的作品时，我們又有誰認不出自己所熟悉的那樣慈愛而勤勞、比男人还机灵的母親，她时而撫愛时而輕叱自己的孩子們，她寻找一个妥当地方，拴上一根挂許多紙片的繩子，让猫儿嬉戏，一群小鬼也跟着快活欢笑。最温和最耐勞的母親們往往就为了替这些孩子們操心而白了双鬢……在“童年的回忆”中出現的作者同学和同屋奧茲陆巴努，也在“故事”中出現，他总是在神秘的情况下以最离奇古怪的方式活动着。在“受騙的斯当”里的那个吉利加，把貴族的三堆麦子中最大的一堆扛在肩上，那个貴族在旁目瞪口呆，象沙斯加的那位农民一样，他看到一个汉子自个儿能拊得起一整車的山毛櫸木材，发楞了半晌。

伊昂·克里昂加于十九世紀中叶生于摩尔达維亚的山麓的胡姆莱斯蒂村。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平原居民的生活和他

們的风俗与气质，同时也反映了山中居民的生活。前者比后者更落后，更原始，遭受貴族們永无止境的剝削，对夺去他們权利的人满怀憤怒和仇恨，同时每当忍无可忍的时候，他們就把忍耐和期待轉为反对他們强有力的主人的激烈斗争。后者比前者更鎮靜一些，行动起来却更坚决更有毅力，平时沉默寡言，象是蘊藏着一种深不可測的山渊的神秘一般。

伊昂·克里昂加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渴望着生活、渴望着正义。这些可怜的人們相信他們会有美好的未来，那时他們的痛苦就将告終，那时他們就有可能摆脱貧困……几乎克里昂加的每一部作品都貫穿着他們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克里昂加笔下的某些主人公，最初在我們面前出現时往往显得无知和笨拙，而結果却显示出他們都充滿着格言和民間傳說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极大的智慧。我們发现其中有很多人虽在雅西的文学界中遇到有名的人物时偏促不安，却都是出色的短篇小說和故事的作者。

。在摩尔达維亚首都的“青年一代”协会里，克里昂加曾当众朗誦过他的許多作品。这个协会的成員大都是社会地位很高的人物。其中有华西里·亚历山德里^①和米哈依·高盖尔尼西努^②等有才华的人物。这两人都是关心人民疾苦的人，但大部分成員都是落后分子。有些人，他們人数是不多的，即使标榜着某些进步思想，却仍然象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們同所有在多瑙河畔两个大公国的土地上流血流汗的其他农民們一样，忍受着最殘酷的屈辱和痛苦。伊昂·克里昂加对这些人总是側目而視的，而那些大貴族对“这个又脏又沒教养的农民”（当他不在場

① 亚历山德里(1819—1890)，羅馬尼亞著名詩人，著有抒情詩、長詩及民歌集等。

② 高盖尔尼西努(1817—1891)，羅馬尼亞政治家及历史家。

时，他們总是这样叫他的)的銳利的目光也感到莫大的压力。伊昂·克里昂加对待这些人和“白奴”一样是总也不敢放心信任的。他整个一生中就一直是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他們，因为他本来就是农民，而且始终是农民，与农民群众有着血肉相联的关系。一八八八年，也是他逝世前一年，有一个譁众取寵的煽动家，这人还是个大地主，正以华而不实的话想騙取群众的选票，克里昂加听了，忍无可忍，就对着正要选举这个人作議員的农民和公民大声疾呼：“不要把政权交给噬羊的狼！”这是直截了当而又含义深刻的說法，伊昂·克里昂加一生言語行动一直充滿着象伊昂·罗阿达^①那样的勇敢无畏的精神。伊昂·罗阿达是个自由农民，是村民推举出来参加討論摩尔达維亚及凡拉希亚的两个羅馬尼亚公国的結盟問題的會議的代表。一个貴族把他自己的主張解說了半天，伊昂·罗阿达老爹装着什么也沒听懂。他从这个貴族的言語行动里最后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

直到現在为止，我們这些庄稼人每个人肩上扛着一块石头，有的大，有的小；从今而后呢，我們得一起扛整块的大石头，扛活的还是我們这些乡下老粗，只不过这次要扛的是一整块大石头罢了……

事情果真象这老人所預言的那样。大地主們企图阻止新国家的发展。一八二九年沙皇俄国同土耳其締結的安德利諾波勒条約，把黑海海港和多瑙河口开放为同西方貿易的商埠，慷慨地吐地主大发其財。西方市場需要大量粮食以及在羅馬尼亚公国能买到各式各样的产品；这些物品都从加拉茲海港装运，經多瑙河口，自由运往海外。

与这同时，大地主对农民的剝削变本加厉。貴族老是要农

^① 見“伊昂·罗阿达老爹和羅馬尼亚公国同盟”一篇。

民更多地在他的土地上无偿地劳动。因为他们必须有錢以供在外国游覽时揮霍。在貴族們过着豪华的生活的时候，农民們就被交給收租总管去管轄。这些收租总管同貴族一样殘酷一样嗜財如命，并且和貴族一样，得到宪兵、市长和州长的帮助。这些无法无天的人使尽一切詭計来吸尽农民最后一点精力，連他們最后一个子儿也都要搜括得干干淨淨。

商业的发展大大推动了运输的发达。这方面的生活同样沒有逃过克里昂加的眼睛。“狡猾鬼尼基福尔老爹”这篇故事里的尼基福尔老爹，在满怀兴趣地注視着他，并諦听他說話的讀者心目中始終栩栩如生。尼基福尔酷好小白馬，为人风趣，他有一輛大馬車，很寬敞，但是他每次总是冒險套一匹馬，車軸是山毛櫸木做成的，羈馬的韁繩是用菩提树枝編成的。他不仅駕車到附近的皮阿特拉，那是他那一直年輕的心驅使他去的地方；还沿着塞勒特河流域的康庄大道，一直下到加拉茲，在那儿耽擱几天。在“一婆三媳”一篇中，这老妇人的三个儿子也都是赶車的。彼得阿·丘巴达魯的儿子斯蒂芬也就是作者的父亲，他也是从事运输业和做买卖的。克里昂加的故乡，位于山麓的胡姆莱斯蒂村，是过去自由农民的居住地。这个村子虽然失去了它的耕地，却保存了它原先的权利。山村里的农民虽然不象平原或丘陵地的农民那样被束縛在貴族的土地上，但是单靠耕种一小块土地或者飼养牲畜，无法維持生活，他們就在各行各业中找一个聊以糊口的生計。克里昂加在他的作品里也描写深山僻壤的农民，他們的生活更为艰苦。他們既无菜园也无好的牧草地。他們靠在森林中砍伐和搬运松木及山毛櫸木过活，往往接連几个星期都回不了家，而劳动所得仅可使他們自己和牲口不致淪为餓殍而已。举例來說，就象作者在“童年的回忆”里写得很多的布罗

斯得尼的伊里魯卡老媽媽的丈夫和女兒那樣。

住在山腳下的村民除從事耕種、畜牧外，還做點買賣。那時，隨着山區和平原間商品的交換，已開始出現了貿易。

正當住在光禿禿的野地上的小村子里的農民還用胳膊推最簡陋的磨的時候，在尼姆茲河上卻已出現了新式的磨坊和粗毛織廠了……這一帶的大多數住戶都有紡車和經綫卷軸、紗錠和卷綫杆、紡車梳子和織布用綫、繞綫車和梭子，以及家庭工業必需的其他各式各樣零件和工具。彼得阿·丘巴達魯家的斯蒂芬所生的兒子——伊昂尼加就是在這樣一家人家中誕生和長大的。這孩子後來也起了一個同作者一樣的名字：伊昂·克里昂加。這本是他母親娘家的姓，這個姓就這樣被他一直提高到文壇的最高峰。

伊昂尼加有好長一段時間在他誕生的村子里上學，跟着華西里老師念書。華西里後來被拉到軍隊里待了七年，屢次被處罰、挨鞭笞。小學教師華西里，這個象橡樹一樣堅強的年輕小伙子被強拉入伍，後來我們又看到老實的伊萬——外號叫“干糧袋”，因為這個干糧袋能耍不少惡作劇——在軍隊里服役到老年的時候又回家去。他一路上哼着歌曲，肩上扛着槍，口袋里全部財產只有兩盧布。即便這樣，他也毫不猶豫地給別人，因為：

有條沙錐魚
口袋空空如也，
有只小蝦兒
永遠一文不名！

咱們還是回到胡姆萊斯蒂的小學吧。華西里老師被拉去當兵後情形怎樣了呢？有一個時期，學校关了門，後來這教區牧師去找了一個名叫伊奧達克的新老師，他常常把掛在牆上的一個

以教堂圣徒“圣尼古拉”为教名的皮鞭摘下来鞭打学生。学生们常常被按倒在一張长凳上挨打，这張长凳的外号就叫“白馬”。多亏比比里村的大卫·克里昂加老爹把我們未来的这位作家帶到另一个比較象样的小学去讀書，才使他得以免受这种处罰……老爹把他安頓在布罗斯得尼的伊里魯卡老媽媽家里；她因为受够了盼望丈夫和女儿从森林回来的痛苦和忧虑，就收留一些寄宿的孩童，借以冲淡一些淒涼的心情。

关于克里昂加的家世，“童年的回忆”里提到一位西烏布斯；一位从小就牧羊的戴但老爹；一位大卫·克里昂加，就是讲述摩尔达維亚居民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定居下来的那个人。他母亲的娘家同其他大多数来自德兰斯瓦尼亚的羅馬尼亚家庭一样，显然祖孙几代全是牧民。这些家庭是在一七八四年霍利亚、克洛斯卡及克利桑大暴动前后，成群地从哈布斯堡家族統治下的德兰斯瓦尼亚移居来的。德兰斯瓦尼亚人不仅缺少牧草地，受着封建領主的压迫，而且还受尽天主教教的迫害。他們强迫信奉希腊正教的居民放弃信仰，改信哈布斯堡所保护的天主教。

来自山那边的避难者寻找一块使他們心神不受惊扰和羊群得以安宁的地方就定居了下来……

尼姆茲山脉布满了寺院：有色古、阿加比亚、伐拉底克、奈安、杜罗及其他寺院。在通向市場或寺院的道路上，教徒、教士、坐着奢华馬車的貴族絡繹不絕。逢庙会时做大笔好买卖的是这批人，在紀念寺院所供奉的某位圣徒时湊熱鬧的也是这批人。

第一批蒸汽軋磨机、第一批玻璃厂、糕点厂、織布厂以及造纸厂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現的。

“鉄門”的开放不仅引来了外国的船只，同时还为外国資金

打开了大門；他們在那儿找到了穩妥可靠的投資場所，獲取大量利潤的來源。

隨着工商業的發展，資產階級現在要求參與政治和行政的權利了。

這位未來的作家的想象力就是在一連舉行十天到十五天的廟會上，在寺院的節日里培養成的。他見過一些手面闊綽的人，麵包是整車整車地吃，酒是一大桶一大桶地喝，就象喝几小杯那樣不當一回事兒……作者顯然就是透過這花天酒地的世界，觀察到了“渴死鬼”和“餓死鬼”的某些性格特征，注意到了“白奴的故事”這篇中另外一些無所事事的人；這些人在作者筆下成為神秘世界中的不朽人物。當時發生的許許多多的事實和大事件一定深深地銘刻在伊昂尼加的心靈中；在這些事件中，有的是道聽途說，有的是親眼目睹和親身經歷的，因為作者誕生和成長起來的時代充滿了巨大的政治和社會方面的變化。

當時對農民的壓迫達到空前未有的殘酷程度。封建領主對農民為所欲為。大地主的勢力比起小貴族中推選出來的臨時性的大公之流要大得多。

某些大公確曾想減輕一些農民的沉重負擔，甚至要廢除徭役和實物地租；但是，所有這些措施都不過是紙上談兵，農民所遭受的苛酷摧殘卻依然如故……

封建領主不出工資雇用了一批管家和其他奴才來料理他的土地，他們每一個人都從領主奴役下的農民那里攫得十倍的工資。他們的工錢可說是掛在“他們的棍子上”的。

領主的庭院里還擠滿了波希米亞奴隸，可是歸根結底，農民的命運並不比這些奴隸更強些……路上常常可以碰到一些關在柵欄里的奴隸，上了腳鐐和枷鎖的青年和老人；領主這樣懲罰他

們，为的是他們在一个星期中沒有为貴族白做六天徭役劳动；村长和官兵懲罰他們，为的是他們沒有交納捐稅。农民除了“一双泪眼”以外，一无所有。在很多情况下，为了免受这种苦刑，他們不得不卖身为奴，逃入森林或者逃出国境。不管他怎么苦干，徭役劳动，实物地租和金錢老是拖欠着沒个完。那时确实有这么一条法律：規定农民只要預付七年租稅就可以自由脫离領主的土地。可是在地主、管家强迫农民甚至代替死去的人服徭役的情况下，可怜的农民哪里有什么办法預付七年的租金呢？

此外，村长和宪兵还有很多办法来榨取稅金。例如虐待負債人的儿女。冬天，正当三九天，在室外把几个小孩衣服剝得精光，背对背捆起来；这些劊子手們还在他們身上澆水，直到孩子們冻僵了的身体結在一起才罢手。孩子們的双亲为了把苦命的孩子从酷刑和死亡中解救出来，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甚至只好卖掉最后一只羊。当他們把孩子們解开时，孩子們背上都只剩一堆紅肿的皮肉了……白奴和他的朋友們就受过“嘴上沒毛的人”和紅皇^①的这种苦刑。

克里昂加一家同胡姆萊斯蒂村及高山附近的其他村庄的农民一样，总算沒受到这种痛苦。作者的双亲手头还算寬裕。彼得阿·丘巴达魯的儿子斯蒂芬尽管目不識丁，却善于混日子；而他的妻子斯瑪拉达却从她的小伊昂尼加的书本中認得了字……

伊昂尼加的父亲本来想叫他留在自己身边，助他一臂之力，在胡姆萊斯蒂村讀完小学后，就不必再繼續学习。他对那些繼續讀下去的学生，沒有什么好感；因为学校是傳教士開設的，而斯蒂芬平时是不大进教堂的。

① 見“白奴的故事”。

父亲认为他的儿子与其变成民谣所说的那种人，倒不如留
在家里梳羊毛，漂羊毛的好。民谣是这样说的：

博学童子，博学童子，
奶酪挂在钉子上，
牛奶凝在墨水瓶底，
身上没有一个子儿！

可是当村子里传开了伊昂尼加在教堂唱诗班里所唱的那支
“天使高声歌唱”的赞美诗时，父亲大大缓和了反对儿子继续求
学。孩子从这时起就被老人和老妇人所器重，因为“天使高声歌
唱”对胡姆莱斯蒂的年轻男女一点效果也没有。甚至就在教堂
出口，少女们常常会向他指指点点，嘲笑他头发剃得光光的脑
袋。

秃头，秃头，光又光，
小狗跟在他背后汪汪汪！

伊昂·克里昂加有到处漂泊的脾气。他从第帝古尼昂到布
罗斯得尼，又从布罗斯得尼到法尔第赛尼。斯玛拉蒂莎美丽的
双眸，有着清泉流水的奥扎那河，比课文和文法更吸引他……

一八五八年，伊昂·克里昂加从梭柯拉学校毕业后就入“华
西里·路比”师范学校，因为他认为培养小学教师的非宗教学校
比神父办的学校对他合适得多。

克里昂加在他一生中有过很多敌人，备尝他们的诡计和诬
蔑之苦。他的生活很艰难；由于那些厌恶他的人的“恩惠”，他担
任的很多职务都被解雇掉了。他饱尝人生辛酸，历尽世态炎凉，
但是并不因此而缺乏足够的力量来积极支持他最好最忠实的朋友、
天才的诗人米海尔·埃米内斯古。卑鄙的政客解雇了他督
学的职务，逼得他穷困潦倒。那两位伟大的文学瑰宝的创造者

和天才就住在一間克里昂加称之为小茅屋的陋室里，分担着艰苦和貧穷。埃米內斯古是第一个听克里昂加念他的“一婆三媳”这篇故事的人。鼓励他把他向小学生和朋友们口头所讲的、如此生动的故事写成文章的，不就是埃米內斯古嗎？埃米內斯古在克里昂加身上发现了所有这些故事的精华，人民所創造的民間文学的全部財富，它是灵感与創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

对克里昂加說来，同“青年一代”协会来往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埃米內斯古請求他这样做，他不能拒絕一个朋友的請求。在他偶尔参加过的几次集会中，他总是研究靠近他的每一个人，心中暗暗地揣摩。以下就是他所描写的关于这个协会的情况：

当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在离門不远的地方待在一旁；可是慢慢地我靠攏一些了，但是从来没有完全同他們待在一起，因为同一个貴族相处，最好別去估量他的头发有多长；假如他发现你的头发比他长，他就把你的头发剪短；假如你的头发比他短，他就硬扯着你的头发，直到它伸长为止。

“青年一代”协会的大部分會員都沒有認出克里昂加的偉大才华。作者运用的丰富的大众化語言不能为他們所賞識；他們只把这个胡姆莱斯蒂人看成是一个“有趣的农民”，他們請他給他們讲一些“多少算是韵事逸聞一类”的故事”。

被仇人所痛恨和輕視的伊昂·克里昂加，大部分時間是和他的学生們一起度过的。他常常过些时候就把他的令人难忘的故事，甚至連还没写下来就讲給学生們听。他在他的小屋里过着隱居的生活，他的屋里总少不了避难的朋友……

埃米內斯古来到克里昂加的茅屋，驅走了这个激动的灵魂

的漫漫长夜，或者，更确切地说，驱走了这个伟大的灵魂的漫漫长夜。只有受过痛苦的人才能够懂得他们。

担任过小学教师的克里昂加曾经编写过许多小学教本。其中有一本摹倣他那住在比比里村的外祖父责备女婿让儿子上学的口吻，上面是这样写的：

书本使我们眼睛开闢，使我们大家在这个世界上能生活得更好，生活得更幸福。

他在这些教科书中写到了科学的发展、先进技术的进步。他用诗句歌颂火车冒出的蒸汽、火车以及火车司机，例如他写过这样的诗句：

司机好比赶车的，
汽笛当马鞭，
白汽即马群，
升起火来，万里奔驰。

社会主义运动在摩尔达维亚开始发展，这没有使伊昂·克里昂加无动于中……他预见到社会前进的步伐。

伊昂·克里昂加从来不懂得怎样阿諛谄媚，因此就没有结交上一些“朋友”……有人错误地以为他是一个不近人情的、无法交往的人，其实他完全不是那样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可亲近的、温和而善良的人。只有对于这样一些人，他才是无法交往的人：他们痛恨人民，把老百姓看成可以列在女儿嫁奩清单上的“牲口”。克里昂加热爱生活、热爱勤劳而正直的人们，他用这些人的品格、脾气塑造出一些正面人物，这些人物富有幽默感，聪明灵活，经历过艰苦的考验而终于克服了它们。

克里昂加本来还能够写出其他更多有价值的作品，但是他却在这样的年纪，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逝世了。他死

时只有五十三岁。

扛屍人为了把克里昂加的棺材抬出来，不得不把他生前所住茅屋的一堵牆拆掉，这是当时亲眼目睹的人說的。

作家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度过的……

今天，伊昂·克里昂加的著作已經成为千百万人的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具有容易使人們互相傳誦的宝贵优点。克里昂加把取之于人民的，还給了人民……

他从来沒有歪曲民間傳說。他把它們融化在自己的思想和心灵的火花中，給予它黃金般耀目的奇彩。

克里昂加的全部作品都充滿了人情味，即使他在作品中摻入了想象的成分，也是如此。在他笔下的山羊不是一只普通山羊；公鸡不是一只普通公鸡；魔鬼不是一个普通魔鬼。克里昂加甚至在从事傳奇般幻想的創作时，也描写了他亲身經歷过的那种现实情况，而他的主要武器就是諷刺。

在他的作品里，善的力量战胜了恶的势力。克里昂加同埃米內斯古、斯拉維支、卡拉迦列一样懂得在人民眼睛里，作家是負有偉大而艰巨的任务的人；他的全部作品都是本着这种精神創造出来的。

伊昂·克里昂加的作品以其特有的内容和风格，同全世界偉大的古典文学作品并列一起，丰富了人类的进步文化。

杜米特魯·柯尔比亚

周劍翹譯

目 次

序言1

童年的回忆1

童 話

一婆三媳87

母山羊和三只小山羊96

装两个铜子儿的钱包106

达尼拉·普雷贝里阿克111

小猪的故事127

受骗的斯当144

伊叔的故事168

老公公的女儿和老婆婆的女儿223

“干粮袋”伊万231

一个游手好闲的人248

人类的愚蠢251

母馬的儿子查尔蒙王子256

故 事

伊昂·罗阿达老爹和羅馬尼亚公园同盟271

伊昂·罗阿达老爹和古沙亲王276

狡猾鬼尼基福尔老爹282

童年的回忆